

第七三七册

經濟彙編

樂律典

歌部

舞部

鐘部

(卷)

六—八四

五—七

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七十八卷目錄

歌部彙考五

明林兆恩歌學解序 第一章 第二章

朱載堉律呂精義一辨張敬以黃鐘為最濁之
格圖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律倍律各止於六
如除之格圖 曲如折之格圖 上如抗之格
圖 曲如折之格圖 止如橋木格圖 辨李
文恭劉濂撰譜之非 冷氏樂譜

樂律典第七十八卷

歌部彙考五

明林兆恩歌學解

序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
義所由來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
而見之歌詠者雖離洋洋充滿宇宙降及後世蓋
有深可慨者雖離靡靡之音偏於天下以淫溺其
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
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
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而反滴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
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
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
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為春夏秋冬下三字
稍做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首二字稍續
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

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
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
盈所謂既剝將復而多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
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
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
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
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略開聲要融和
第二字口要開聲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
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
其氣而洩之俾不閉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
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
出之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
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
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關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
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
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懷自
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于寥廓洪鍾逸響
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寫出太和真機吞吐卷
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神怡神醉恍乎若登堯
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章四句每一句分作春夏
秋冬者二

一春之春氣春之夏 天春之秋然春之冬聲
亦分作春夏秋 冬俱要有春聲

右第一句春 口略開春聲也亦能作夏聲秋聲
冬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慘舒也

屈夏之春伸夏之夏 閏夏之秋開夏之冬聲
亦分作春夏秋 冬俱要有夏聲

右第二句夏 開口夏聲也亦能作春聲秋聲冬
聲

徘徊雲影天光外 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相
疾遲輕重俱不疊前韻只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
冬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秋 聲在喉秋也亦宜春宜夏宜冬
自冬之春在冬之夏 清聲在喉歸丹田 明月中
口略開在口開

上四字至冬之冬則時物閉藏剝落已盡故此三
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選消息
靜以需之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
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者此也然陽氣雖動
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
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
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 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

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
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充塞如無
外便是吾人位育功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之道且然而况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固於其時而
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地之先
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觀不聞之時
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之元統於此

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慍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朱載堉律呂精義一

辨張致以黃鐘為最濁之非

饒州張致解蔡元定律呂新書以人聲最低者命為黃鐘引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未律和聲言因人聲而制律也其門生江陰徐充為序辨曰夫六律者作樂之根本黃鐘者又六律之根本也然必先求聲氣之元而後黃鐘可定先生聽察洞微斷以人之最低一聲為黃鐘下更欲低無聲也高亦如之故最低者即黃鐘之宮最高者即應鐘之變宮也參之合曲少壯聲協人自為唱則殊矣是知成人之低聲黃鐘之宮也童子之低聲黃鐘之清聲也正聲與清聲相和如琴瑟之弦大小齊鼓與各鼓之異亦若是而已此人聲所以統五聲十二律六十調八十四聲獨低而沈重寬宛如黃鐘一調兼總眾聲而黃鐘則為主也竊嘗戲疑南北風氣疆弱不同人恢眇肥瘠老幼聲無不同者胡敢謂然而先生以為不然問質之南雍少司成汪公亦疑人聲最低者未以為然而先生復以為不然至謂崇寧以指節定律節長法當律下曩云黃鐘之律絲是而高此後世學者雷同之見大率類此於乎若先生其篤信者歟

臣謹按十二律皆中聲也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此之謂也夫何為中聲耶歌出自然雖高而不至於揭不起雖低而不至於咽不出此所謂中聲也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為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為濁聲彼謂黃

鐘最低其下更無低者應鐘最高其上更無高者不知律呂有倍半之理也嘗以人聲驗之十二正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正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夾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非自然矣中聲止於十二此非難知之事不待知音者衆庶可知也世稱移宮換羽移宮換羽亦非難知之事且以黃鐘之均言之黃鐘為宮則濁俗呼合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清俗呼高六是也南呂為羽則清俗呼工字是也而其倍律則濁俗呼低工是也宮音本濁而移之使清羽音本清而換之使濁則是應鐘之上非無清聲黃鐘之下非無濁聲而彼以為黃鐘最濁誤矣今引太常樂譜為證其圖如左

祖合黃宮	我一姑角	致尺林徵	崇尺林徵	惟工南羽	德六黃宮	世工南羽	祥尺林徵	發一姑角	源四太商	慶合黃宮	黃鐘之宮黃鐘起調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宗四太商
開尺林徵
基四太商
建工南羽
功合黃宮
京六黃宮
都工南羽
之尺林徵
內一姑角
親六黃宮
廟工南羽
在尺林徵
東尺林徵
惟一尺林徵
我一姑角
子合黃宮
孫四太商
未合黃宮
懷四太商
祖工南羽
宗合黃宮
氣四太商
體合黃宮
則四太商
同尺林徵
呼六黃宮
吸尺林徵

濁聲之羽聲低於宮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宮聲高於羽
----------	----------	----------	----------	----------	----------	----------	----------	----------	----------	----------	----------

遙尺林徵	道工南羽	馭一姑角	鑿尺林徵	迹尺林徵	無工南羽	運尺林徵	神六黃宮	兮合黃宮	幽一姑角	兮工南羽	顯尺林徵	融合黃宮	顯工南羽	靈四太商	皇一姑角	從尺林徵	來六黃宮	格一姑角	來尺林徵	通尺林徵	相工南羽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濁聲之羽聲低於宮

黃鐘之宮黃鐘畢曲

右樂譜十二句共計四十八字其間用中聲之宮者八字用清聲之宮者五字用中聲之商者八字用中聲之角者八字用中聲之徵者十一字用中聲之羽者五字用濁聲之羽者三字夫清宮高於羽而濁羽低於宮張敬認最低為黃鐘誤矣

黃鐘之徵林鐘起調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王工南角	百上仲宮	無六黃宮	思尺林徵	孝一姑角	孫合黃宮	孫一姑角	子尺林徵	子一姑角	室一姑角	在四太商	主合黃宮	其一姑角	天尺林徵	在一姑角	靈工南羽	其六黃宮	適合黃宮	所工南羽	其四太商	安一姑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濁聲之羽聲低於宮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清聲之宮聲高於羽

黃鐘之徵林鐘畢曲

右譜八句共計三十二字其間用中聲之宮者四字用清聲之宮者三字用中聲之商者二字用中聲之角者九字用中聲之徵者九字用中聲之羽者四字用濁聲之羽者一字以此觀之然則應鐘之上非無清聲而黃鐘之下非無濁聲也

仲呂之宮仲呂起調

於六黃徵	三上仲宮	惟尺林商	獻四太羽	登上仲宮	旨上仲宮	且四太羽	清尺林商	惟工南角	鼎上仲宮	金尺林商	彼合黃徵	酌四太羽	止合黃徵	寧四太羽	其上仲宮	神尺林商	洋上仲宮	洋尺林商	之工南角	瞻六黃徵	軌合黃徵	物四太羽	民上仲宮	生尺林商	師上仲宮	宗尺林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清聲之徵聲高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清聲之徵聲高於宮

清聲之徵聲高於宮

嘒工南角
成尺林商
禮上仲宮

仲呂之宮仲呂畢曲

右譜八句共計三十二字其間用中聲之宮者十
字用中聲之商者八字用中聲之角者四字用中
聲之徵者三字用清聲之徵者二字用中聲之羽
者五字舊云徵羽與宮商角無所陵犯故不必避
或云宜避以今審之未見其所謂陵犯也

大四太羽

仲呂之羽太簇起調

哉工南角
宣尺林商
聖上仲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道四太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尊尺林商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維工南角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王上仲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化四太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斯尺林商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民上仲宮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是合黃徵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宗四太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典合黃徵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祀四太羽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有上仲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常尺林商
精工南角
純尺林商

中聲之羽聲低於宮

並四太羽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隆上仲宮

清聲之徵聲高於宮

神六黃徵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其工南角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來尺林商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格上仲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於尺林商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昭上仲宮

中聲之宮聲高於羽

聖合黃徵

中聲之徵聲低於宮

容四太羽

仲呂之羽太簇畢曲

右譜八句共計三十二字其間用中聲之宮者九

字用中聲之商者八字用中聲之角者四字用中

聲之徵者三字用清聲之徵者一字用中聲之羽

者七字宮清而徵羽濁實理之自然也間或用清

亦無不可泥於用清以避陵犯不亦謬乎

黃鐘之均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

南呂為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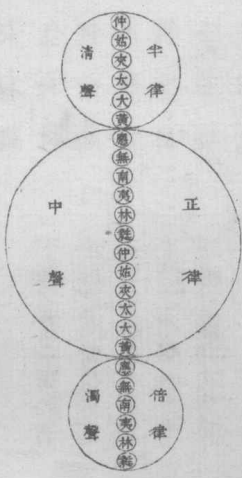
仲呂之均仲呂為宮林鐘為商南呂為角黃鐘為徵

使知仲呂雖清為宮黃鐘太簇雖濁為徵羽然亦
無所陵犯陵犯之說不足信也使知仲呂之均商
角徵羽皆用正律無變律也使知高六即是黃鐘
半律低工即是南呂倍律倍半之律則未嘗無而
四清聲不可廢也使知應鐘之上非無清聲黃鐘
之下非無濁聲由黃鐘至應鐘十二正律皆中聲
也以證黃鐘雖非最清亦非最濁故偏見之誤甚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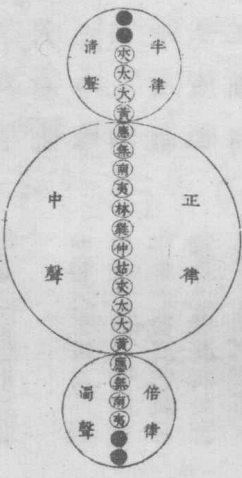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從子至巳律呂皆長故
有半而無倍則太長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從午至亥律呂皆短故
有倍而無半則太短



倍律雖六而濁聲土四
已下太低歌聲咽不出

倨中矩之格圖 距者自下直上 對越至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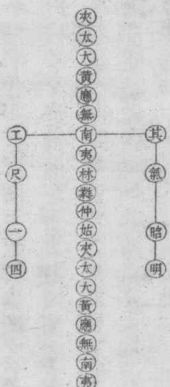
合四一尺

句中鉤之格圖 鉤者聲如秤鉤 兼然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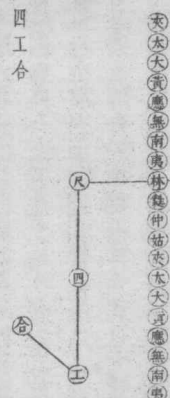
工六工尺

端如貫珠格圖 貫者自上直下 其氣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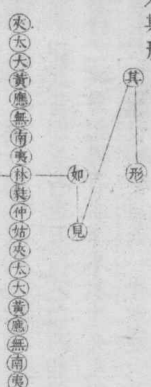
工尺一四

下如隊之格圖 隊者聲威格在庭 之極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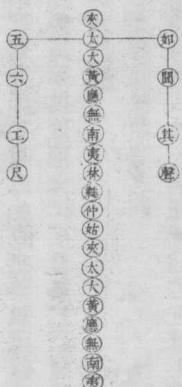
尺四工合

曲如折之格圖 此折上而復下 如見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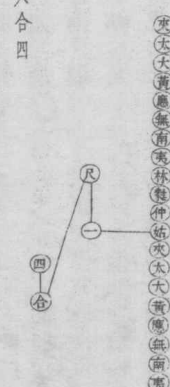
尺一六尺

上如抗之格圖 抗者聲如聞其聲 之極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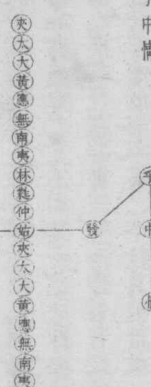
五六工尺

曲如折之格圖 此折下而復上 受而敬之



一尺合四

止如粟木格圖 聲止而不發乎中情 意不盡



一尺一合

朱熹曰竊疑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若但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見儀禮經傳通解

沈括曰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爾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砢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

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見聲類季本曰今按字音亦有宮商角徵羽與樂之五聲不同蓋字以喉舌牙唇齒而定而樂則以清濁高下而諧不因乎字也但字本有音協之樂聲或不能無拗故沈氏謂當使融入聲中令無磊砢蓋亦得古人諧聲之意矣見彭山全集

又曰按每均七聲五正聲皆可為調如叶之樂章則以起調一聲為首尾其七聲則考其上下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但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焉二變聲雖不得為調然和聲之際固未嘗廢也後世又或併此不用則其樂亦無由而諧矣又按宋樂家亦用四清聲合十二正律而為十六今太常樂亦仍十六聲之舊而用者止黃鐘之合太簇之四姑洗之一仲呂之上林鐘之尺南呂之工黃鐘清之六其餘則皆設而不用猶隋所謂啞鐘也蓋諸祭祀惟奏黃鐘宮姑洗角林鐘徵仲呂宮太簇羽之五調而此五調者實不出黃鐘仲呂之二均又二變不以諧聲故所用止於前之七聲而二均為已足矣此今時之所尚而不可不知者因併及之上同

臣謹按神樂觀雅樂所吹笙以合字為黃鐘正律合字之下有大凡為應鐘倍律大凡之下有大工為南呂倍律大工之下有大尺為林鐘倍律以此證之則知黃鐘正律之下非無低聲也合字之上有四字為太簇正律四字之上有一字為姑洗正律一字之上有一字為仲呂正律一字之上有一字為蕤賓正律勾字之上有一字為林鐘正律小

尺之上有小工為南呂正律小工之上有小凡為應鐘正律小凡之上有小六為黃鐘半律小六之上有小五為太簇半律以此證之則知應鐘正律之上非無高聲也蓋笙與律其理無二以證張敬之失亦昭然矣

辨李文察劉濂撰譜之非

李文察撰譜據隔八相生其建議曰古先聖王之樂無他其始隔八以生律呂然後隔八而成五音已耳隔八以生律呂者陰陽進退之義也隔八以成五音者娶妻生子之道也故曰黃鐘娶林鐘以生太簇是矣由是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由是奏太簇歌應鐘以祭地而由是奏夷則以享先祖由是奏無射以享先祖皆隔八之音以貫之而無遺矣漢唐宋以來律呂不全而五音之奏不由於隔八惟取相近之律以成調殊不知五音即五行也五行之位有相得之數焉有相合之數焉相得者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之謂也相合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與六合地二生火天七變成之故二與七合

天三生木地八化成之故三與八合地四生金天九變成之故四與九合天五生土地十化成之故五與十合是五行由有合而後能相得也隔八之音乃有合之道是故黃鐘合於林鐘而得大簇也太簇合於南呂而得姑洗也姑洗合於應鐘而得蕤賓也以後諸律皆然今太常協音亦仍近代之法以相得之律而成調大槩順合四一尺工六之序習成腔調純熟而難變一旦遽試以隔八之音未免有扞格不勝之嫌若習之慣則亦成自然矣夫隔八之音為近世所

嫌者其亦有說蓋隔八之音規圓矩方之音也連近相得之音取便捷徑之音也猶之行禮焉隔八之音端冕以行禮也連近相得之音便服以行禮也猶之作字焉隔八之音真楷以為文也連近相得之音行書以為文也猶之攝生焉隔八之音真人之息也以踵連近相得之音凡人之息也以喉古人步趨重規矩古人行禮重端冕古人作書重真楷古人攝生重踵息故於樂也亦重夫隔八之音後人步趨樂捷徑後人行禮樂便服後人作字樂行書後人攝生樂喉息故於樂也亦樂習夫連近相得之音望洗唐宋已來之陋必習隔八相生之音則樂真可比隆於虞舜矣天下萬世之大幸也

臣按文察本不知音而乃強作解事故其建議如此蓋孔子所謂巧言孟子所謂諛辭也臣恐後世學者苟非有超卓之見不為其所惑者鮮矣故不得不辨也文察杜撰樂書以進所謂青宮樂章并譜鄙俚繆妄識者無不笑之今錄為撰譜戒

皇六黃宮 第一章第一句黃鐘為宮
祖尺林徵
創四太商
鴻工南羽
艱一姑角
守凡應宮
成勾蕤徵
列晉大商
聖亞夷羽
難亞夾角

第一章第二句應鐘為宮

中髡無宮 第一章第三句無射為宮

興上仲徵

禮六黃商

與尺林羽

樂四太角

敬工南宮

守一姑徵

萬凡應商

年勾蕤羽

安罽大角

萬罽夷宮

年亞夾徵

功罽無商

業上仲羽

垂六黃角

賢尺林宮

子四太徵

賢工南商

孫一姑羽

培凡應角

勉勾蕤宮

培上仲宮

第一章第三句無射為宮

第一章第四句南呂為宮

第二章第一句夷則為宮

第二章第二句林鐘為宮

第二章第三句蕤賓為宮

第二章第四句仲呂為宮

第二章第一句夾鐘為宮

第三章第二句太簇為宮

第三章第三句大呂為宮

第三章第四句大呂為宮

第三章第一句姑洗為宮

右樂章并譜皆李文察撰

臣謹按旋宮者每篇各為一宮非每句各為一宮

也文察不曉此理其所撰譜每句各為一宮遂致

宮商角徵羽五者皆錯亂正古人所謂迭相陵者

也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無日矣此之謂也或曰信如樂記之說果有

吉凶之感應乎曰不然也何塘嘗辨之曰若此者

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

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為樂猶君

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為國其道相似故以為比

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於宮商角徵羽之

頂尺林商

山四太羽

嵬工南角

帝一姑宮

王凡應徵

學勾蕤商

法罽大羽

天罽夷角

天亞夾宮

理罽無徵

備上仲商

宮六黃羽

縣尺林角

元四太宮

子工南徵

天一姑商

所凡應羽

眷勾蕤角

本罽大宮

支罽夷徵

百亞夾商

世罽無羽

第三章第一句姑洗為宮

第三章第二句夾鐘為宮

第三章第三句太簇為宮

第三章第四句大呂為宮

右樂章并譜皆李文察撰

臣謹按旋宮者每篇各為一宮非每句各為一宮

也文察不曉此理其所撰譜每句各為一宮遂致

宮商角徵羽五者皆錯亂正古人所謂迭相陵者

也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無日矣此之謂也或曰信如樂記之說果有

吉凶之感應乎曰不然也何塘嘗辨之曰若此者

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

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為樂猶君

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為國其道相似故以為比

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於宮商角徵羽之

亂也曰然則何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曰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者此

也非宮商角徵羽之謂也

樂經元義劉濂所撰其論五音曰宮如牛之鳴窮商

若羊之離羣角若鷄之鳴木徵若豕之負駭羽若馬

之鳴野言一物具一音也惟人稟中和之性而備聲

氣之全古人制五音必本之人聲又必以中原之人

為準宮本喉商本牙角本舌徵本齒羽本唇此五音

之原也凡人之言說歌唱必會通五音而成聲若統

論音聲之大致則沈鬱重濁者為宮商飄揚輕清者

為徵羽宮商洪遠而悠長徵羽高厲而剽疾以器數

論則宮商役徵羽以聲響論則徵羽軋宮商如歌宮

商濁曲亦必會徵羽而成聲其大致則宮商也如歌

徵羽清曲亦必會宮商而成聲其大致則徵羽也五

音之妙盡於此矣世儒謂氣呼而聲出必自宮而徵

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愚大不然五音之出

皆本於喉四者待喉而有聲無喉焉四者無聲矣無

四者喉能自為聲音者元聲之所出也喉會於牙為

商喉會於舌為角喉會於齒為徵喉會於唇為羽未

也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無日矣此之謂也或曰信如樂記之說果有

吉凶之感應乎曰不然也何塘嘗辨之曰若此者

以其象言之耳蓋樂之有宮商角徵羽猶國之有

君臣民事物宮商角徵羽亂則不可以為樂猶君

臣民事物亂則不可以為國其道相似故以為比

非謂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於宮商角徵羽之

亂也曰然則何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曰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有一字出而周流於五音者也惟詩章能備五音如鹿鳴文王二曲一篇數章一章數句一句數音故能會五音之全而大致則黃鐘太簇調也以此論音豈不易簡乎

其論樂調曰五音不可以為調至六律始有調一律為主而衆律從之如聽調然故謂之調如以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以次相從此宮音黃鐘調也觀一調餘調可知矣蓋六律六呂又濟以四清故能盡五音之變而為調若五音止於五耳何能為調也愚定調必先審五音次定十二律次四清然後用旋宮之法行為六大調樂調之說盡於此矣王氏家藏集謂發聲收聲始終會於喉之分者宮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交際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際而口張者商調也始終會於脣脣之際者羽調也故詩章七音一周可以識調王氏認音以為調故遺律呂而專求人聲果若此說聖人何不直以人聲為樂調而乃設十二律四清不筵於贅乎既謂之詩章即屬之人聲既謂之樂調即屬之律呂雖一貫之物其實有分辨也何氏管見集謂樂雖備五音而起調畢曲則恆以一音為主如作宮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宮作商調則起調畢曲皆主於商何氏亦認音以為調故遺聲音之大致而惟求之起調畢曲設使起調畢曲為宮矣而其中或雜以他音亦可以宮論乎斷不然矣

然矣其論樂章曰三百篇古樂章也以聲音大致論之皆宮商也如周南之麟趾大雅之文王宮音黃鐘調秦之兼葭王之黍離商音大族調觀四詩餘可知矣王氏謂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宮字本宮音也使在第四聲則亦可以協羽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聲則亦可以為徵何也為人聲氣節度所奪雖本音平仄素定而亦不能拘矣愚大不然如思齊之篇曰雍雍在宮則宮字在第四聲矣歌之則仍為宮必不能變而為羽文王之篇曰有商孫子則商字在第二聲矣歌之則仍為商必不能變而為徵二詩之大致則皆宮音黃鐘調也又謂詩之一字即人之一聲人之一聲即律之一管愚又不然一字一聲是矣一聲一管於理不通如一句數宮字皆統於一宮律數商字皆統於一商律一句有五音則散為五律豈可謂一律一管也何氏謂詩之詞句有短長則其音自有清濁高下之異審其音之宜宮宜商一也句之韻脚字各不同審其音之為宮為商一也荆卿易水之歌初為商聲士皆流涕則商調也繼為羽聲士皆裂眦則羽調也夫易水之歌一也其調可以為商可以為羽古之樂調亦可以變通而用之矣此又大不然詩樂之道重濁者為宮商輕清者為徵羽不論一篇大致而求之一字一句然一詩數句一句數字未有不備五音者將以何者為調主乎自今觀之易水之歌其濁少次於宮乃商音太簇調曲也實不能為清聲乃謂可以商可以羽諒矣至於始為商音士皆流涕繼為羽聲士皆裂眦此世儒講文義而不識聲音曲為異說以附會者也蓋以商者傷也故流涕羽者清而激也故裂眦果士之哀與怒由於商羽則再變而為宮為角徵將嬉笑乎和平乎將復流涕裂眦也荆卿之行為何行其哀與怒有不待感

者矣

臣謹按濂所論音調大率認切韻之法為撰譜之法夫切韻之喉牙齒舌脣雖取象於宮商角徵羽實與樂調非一途也蓋人之五音有定而樂之五音無定以其無定是故可以為宮可以為商塘論易水誠為得之矣濂蓋未達妄以為不然臣聞國初冷謙深知撰譜之理至今神樂觀人人皆能之惟攻儒業者未暇考耳今摘劉氏所撰樂譜數句以見其失復摘冷氏所撰樂譜數句以見其得初學撰譜者知所取舍云

劉氏所撰樂譜之失錄其大略不必全載

文王在上 文王陟降 臺臺文王 侯文王孫子

林南姑姑 林南黃太 黃黃林南 姑林南黃黃

文王孫子 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 儀刑文王

林南黃黃 林南黃林 太太林南 黃林林南

已上八句文字王字譜同

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 令聞不已 不顯亦世

太黃黃太 黃太黃黃 太黃黃黃 黃太黃黃

世之不顯 其麗不億 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

黃黃黃太 林姑黃太 黃黃黃太 黃黃黃太

已上八句不字譜同

凡周之士 世之不顯 維周之楨 商之孫子

姑黃黃黃 黃黃黃太 林黃黃太 大黃黃黃

王之蓋臣 殷之未喪師 命之不易 上天之載

林黃黃林 黃黃太姑黃 黃黃黃太 姑姑黃姑

已上八句之字譜同 臺臺文王 厥猷翼翼 濟濟多士 穆穆文王

黃黃林南 黃南姑姑 黃黃太黃 太太林南
已上四句重字譜同

依喉牙齒舌脣定譜者其弊率類此學者當以為

戒石辨類
氏之失

冷氏所撰樂譜之得錄其大略
不必全載

追遠其先 其氣昭明 如見其形 如聞其聲

潢林南林 南林姑太 林姑潢林 汰潢南林

欲報其德 神其燕娛 安其所適 其靈在天

姑林南林 林太南黃 姑太南黃 潢南姑林

其主在室

姑黃太姑

已上九箇其字兩箇如字兩箇在字譜皆不同

來格來從 顯兮幽兮 子子孫孫

林姑潢林 林南姑黃 姑林姑黃

已上三句字重而譜不同

不依喉牙齒舌脣其譜故無弊學者當以此為法

也右論冷
氏之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樂律典

第七十九卷目錄

歌部彙考六

明朱載堉律呂精義二 擬冷氏旋宮譜 五音譜類 世宗御製樂章 諸 釋奠大成樂章新舊譜同異考

歌部總論

禮記 樂記 仲尼燕居

後漢劉熙釋名 釋樂器

梁劉勰文心雕龍 樂府

宋陳鵬樂書 歌上 歌中 歌下 善歌

明唐荆川稗篇 古度曲之源 樂之邪正在辭 不在律 古今樂製辭度曲不 同 論短笛樂歌

章潢圖書編 樂以聲歌為主 樂詩總論

王圻續文獻通考 論歌曲

樂律典第七十九卷

歌部彙考六

明朱載堉律呂精義二

擬冷氏旋宮譜

臣謹按朱嘉語錄曰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鐘為宮應鐘為羽則太簇為宮以七聲推之

合如此又曰所謂黃鐘宮大呂角這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今依冷氏舊譜推行三譜如左

慶源發祥 世德惟崇 致我祖宗 開基建功

黃太姑林 南黃南林 林姑黃太 林太南黃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 惟我子孫 未懷祖宗

黃南林姑 黃南姑林 林姑黃太 黃太南黃

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 來格來從 皇靈顯融

太黃太姑 黃林南林 林姑黃林 姑太南黃

已上一曲宮調曲也黃鐘之宮黃鐘為宮故以黃鐘起調畢曲

慶源發祥 世德惟崇 致我祖宗 開基建功

大姑裴南 應大應南 南裴大姑 南姑應大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 惟我子孫 未懷祖宗

大應南裴 大應裴南 南裴大姑 大姑應大

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 來格來從 皇靈顯融

姑大姑裴 大南應南 南裴大南 裴姑應大

已上一曲角調曲也南呂之宮大呂為角故以大呂起調畢曲

慶源發祥 世德惟崇 致我祖宗 開基建功

太姑林南 應太應南 南林太姑 南姑應太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 惟我子孫 未懷祖宗

大應南林 大應林南 南林太姑 太姑應太

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 來格來從 皇靈顯融

姑大姑林 太南應南 南林太南 林姑應太

已上一曲徵調曲也林鐘之宮太簇為徵故以太簇起調畢曲

族起調畢曲

慶源發祥 世德惟崇 致我祖宗 開基建功

應太姑裴 南應南裴 裴姑應太 裴太南應

京都之內 親廟在東 惟我子孫 未懷祖宗

應南裴姑 應南姑裴 裴姑應太 應太南應

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 來格來從 皇靈顯融

大應太姑 應裴南裴 裴姑應裴 姑太南應

已上一曲羽調曲也大簇之宮應鐘為羽故以應鐘起調畢曲

五音譜類放對類之書作初學對者須看對類

宮調韻脚 徵調韻脚 商調韻脚 羽調韻脚

角調韻脚

合四一合 合四合尺 合四一四 合四合工

合四合一 合四尺合 合四一尺 合四尺四

合四一工 合四尺一 合四工合 合四工尺

合四工四 合四尺工 合四工一 合四一四合

合一合尺 合一合四 合一合工 合一四一

合一尺合 合一四尺 合一尺四 合一四工

合一尺一 合一工合 合一工尺 合一工四

合一尺工 合一工一 合一尺四 合一尺四尺

合一尺四 合一尺合 合一尺一 合一尺一合

合一尺一 合一尺四 合一尺四 合一尺一

合一尺合 合一尺尺 合一尺四 合一尺一工

合一尺一 合一尺四 合一尺合 合一尺四尺

合一尺四 合一尺一 合一尺一 合一尺四尺

合一尺一 合一尺四 合一尺一 合一尺一合

合一尺一 合一尺四 合一尺一 合一尺一

采采丹萌 淪以元泉 品邁六清 昭薦法筵

太南林仲 太仲林仲 南林仲太 黃太仲太

願垂洪眷 鑿我恭虔 沾溉芳甸 迄用康年

黃南林仲 南林仲太 黃南林仲 南林仲太

大祈穀初獻樂奏壽熙之曲 黃鐘之宮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

涓辰脩祕典 撫歲企嘉禎 瓊詮通妙感

黃太姑南林 黃南黃太黃 太黃仲南林

瑤梵徹上清 稽首雲陛下 酌醴獻初誠

南林黃太黃 太黃南黃南 黃南黃太黃

帝眷垂明照 九宇保成平

太黃太南林 南林黃太黃

大祈穀亞獻樂奏沖元之曲 黃鐘之宮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

瞻龍御兮皇皇 耀靈輝兮寶光

黃太姑林黃林 黃南林姑太黃

望帝閣兮九陞 飭予誠兮再觴

太黃粦太黃南 黃南林姑太黃

歌洞章兮瑤範 願神歆兮樂康

黃太姑太黃南 南黃林姑太黃

洪應殿送神樂奏敷祥之曲 仲呂之羽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

雷車殷兮雲旗張 戒萬乘兮騰九光

太黃仲林黃仲林 南林仲太黃仲太

迂大漠兮陟青蒼 瓊闕窈兮銀漢長

黃太仲太黃南林 南林仲太黃仲太

回慧鑿兮瞻八方 寅拜送兮佇遐想

太黃仲林黃南林 南林仲太黃南林

錫簡福兮祚闔昌

南林仲太黃仲太

大祈穀獻玉帛樂奏通真之曲 黃鐘之宮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

植蒼壁兮文幣肆陳 耀七襄兮光映百純

黃太姑太林姑黃林 黃南林姑林姑太黃

儼帝鑿兮顧此華珍 熙歲事兮佑我天民

太黃粦太黃南林 黃南林姑林黃太黃

大祈穀送神樂奏敷祥之曲 黃鐘之宮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

龍輿載駕兮雲旗肅張 慶煙塞路兮非霧流祥

黃太姑太林黃林南林 黃南林姑林姑黃太黃

千真萬聖兮回返帝鄉 高上太虛兮璫宮紫房

太黃粦太林黃林南林 黃南林姑林姑黃太黃

丹靈顯著兮保國寧邦 標名金錄兮享壽無疆

太黃太姑林黃林南林 黃南林姑林姑黃太黃

臣謹按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之樂章則

可以為諸古人之詩則不能為諸孟子豈欺我哉

抑學者自畫耳臣愚建議以為該部考選協律郎

及典樂等官之時取太常知音人赴部出題試之

其題四言則取毛詩五言七言則取文選文粹等

書長短句取楚騷或古樂府各一二篇以為題目

務要創撰新譜不許雷同就令歌之以協笙笛其

譜宜以世宗肅皇帝御製樂章譜及存心錄太常

總覽二書所載本朝雅樂譜為式不許如劉濂李

文察之所杜撰本寺堂上官知音者充考官品定

等第頭等選協律郎次等選典樂三等者仍習學

以俟再考夫如是則人人畱心音律不惟雅樂不

致失傳又免後世有樂官不知樂之謂其於聖政

未必無小補也擬撰譜格式為初學筌蹄附錄如

左

釋奠大成樂章新舊譜同異考

大哉宣聖 見今所用譜太南林仲

元朝頒行譜黃南林姑

於昭聖容 見今所用譜林仲黃太

元朝頒行譜南姑太黃

度越前聖 見今所用譜黃太仲太

元朝頒行譜粦夷應南

神其來格 見今所用譜黃南林仲

元朝頒行譜太黃南林

神其寧止 見今所用譜林仲太黃

元朝頒行譜應夷夾大

神取還復 見今所用譜仲太林仲

元朝頒行譜林黃姑太

維持王化 見今所用譜南林仲太

元朝頒行譜應南粦姑

惟王神明 見今所用譜南林仲太

元朝頒行譜夾大應南

大哉聖王 見今所用譜太仲黃太

元朝頒行譜南應姑粦

百王宗師 見今所用譜仲南林仲

元朝頒行譜姑夷無夷

可見譜無定法勿憚改定潤色

謹按古之歌音雖則失傳然其遺響猶有存者若

太常中和樂譜及釋奠大成樂譜最為近之觀其

大哉宣聖之聖於昭聖容之聖度越前聖之聖此

三聖字於律或為仲呂或為黃鐘或為太簇神其

來格之神神其寧止之神神馭還復之神此三神字於律亦各不同維持王化之王惟王神明之王大哉聖王之王百王宗師之王此四王字律皆異焉瞻之洋洋威儀雍雍二句雖係疊字而律不重用黃鐘之後或繼以太簇或繼以姑洗不拘定法但取美聽以此觀之爲是譜者亦可謂知音矣其次則僧家宣偈道家步虛船家棹歌之類尚存古法於萬一焉夫禮失求諸野言相去不遠也嘗怪世之不知音者或以律呂上下相生之音循序更迭而奏若李文察所定之譜是也或以平上去入及牙齒舌喉唇審定音調若劉濂所擬之譜是也如文察所定則篇篇相似而雅頌無別如濂之所擬則字字重複而曲折不分其於古法相去遠矣殊不思善歌者一字中五音具焉隨調宛轉變動不居豈可以平上去入牙齒舌喉唇拘之哉近世有書名志樂古樂筌蹄樂經元義樂律管見等項其所杜撰歌詩之譜蓋皆不知而作者也文獻通考曰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觀諸家所著樂書凡數十萬言其詞非不富也然於樂之本旨猶昧其論歌譜合腔韻之抑揚而取五行之生尅其論舞譜舍功德之形容而取日躔之方位傳會穿鑿不亦甚乎

歌部總論
禮記

樂記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除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仲尼燕居

升歌清廟示德也

後漢劉熙釋名

釋樂器

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誦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兌翼言歌聲如柯也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其聲嚴肅使人聽之悽歎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

樂府

樂府者聲依末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闕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旨被律志感絲篴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徵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泐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寔微蕩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寧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聞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烏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滄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元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編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聲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

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戀志訣絕淫解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于建士衡咸有佳篇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夷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政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宋陳賜樂書

歌上

聲音之道常與政相為流通故政治而俗康則其歌和以雅政荒而下怨則其歌哀以思是以夏政之衰宮嬪萬人衣以文繡食以梁肉鼓噪晨歌聞者悲酸見者憂思商政之敝造靡靡之樂感北里之聲飲以長夜人不堪命迨周之末魯以淫樂廢朝晉以嗜音敗國戰國苦兵樂尤哀思聞漸離之筑而沾襟聆雍門之琴而滑涕繼之秦皇殫財於鐘簾漢武厭志於新聲王莽樂成而哀厲順帝聞禽而悲泣為樂若此其政可知矣既而梁商與竊露之歌朝臣為之飲淚梁冀妻為啼粧愁眉墮馬之飾京師為之爭效以至懊惱歌於晉挽鐸歌於宋楊奐奏於齊後庭奏於陳爰及隋唐新音變曲傾動當世或寫傾杯行天之聲或歌世俗謳謠之曲徒取悅心志為耳目之娛而已無復止乎禮義之意也可不大哀耶

歌中

古之善歌者必先調其氣其氣出自膺間至喉乃噫

其詞而抗墜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於抗越細而不至於幽散未有不氣盛而化神者矣故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者秦青也泉湧回流雙魚赴節者舒氏也大風隨至者夏統也餘響繞梁者韓娥也動梁塵者虞公也動草木者王母也音傳林藪者馮乘之老人也響傳九陌者廬陵之永新也變國俗者絲駒也化河內者高唐也由此觀之詩之所至歌亦至焉歌之所至化亦至焉豈非人聲固有以通陰陽應物類然耶歌之為用非特如此而已故周申喜聞之而得母則子母之道得矣百里奚聞之而得室則夫婦之道得矣季歷作哀慕之歌而兄弟之道得矣伯夷作西山之歌而君臣之道得矣比干作秣馬金闕之歌而忠臣之志得矣許由作箕山之歌而逸民之志得矣歌之於天下其妙有以通陰陽應物類其顯有以厚人倫移風俗豈曰小補之哉

歌下

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實而號之非有深遠難知之義也故仰以取諸天則白露晨露白雲卿雲元雲步雲白雪南風大風之類無非取諸天也俯以取諸地則江南淮南南陽陽陵陽阿下里瓠子扶風襄陽白銅鞮之類無非取諸地也中以取諸人則駕辯採菱採葛採蓮巴人之類無非取諸人也日有白日朝日歌夜有子夜之歌時有陽春四時之歌月有十二月之歌年有百年之歌山則首陽箕山西山水則白水綠水前溪動物則天馬白麟朱鴈植物則芝房白紵桃葉聲則上聲同聲數則八閩九曲若此之類蓋不可勝舉合於雅頌之音者雖出於後世而可存乖

於雅頌之音者雖傳於上世而可廢不可不知也昔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又惡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于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之歎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是合於雅頌者為難學而垂於雅頌者為易習也又况懊惱之鬼語團扇之淫辭其可流播人間而敗壞禮俗哉

善歌

古者聲歌未嘗不貴人聲而賤物器然非假物器以達之則所謂人聲者特徒歌之謠而已非古樂之發也是故擊壤而歌者堯民也擁楸而歌者越人也援琴而歌者子夏也曳履而歌者曾參也登木而歌者原壤也拾穗而歌者林類也鼓盆而歌者莊周也叩角而歌者甯戚也撫楹而歌者魯襄也彈劍而歌者馮驩也撫弦而歌者阮瑀也撫節而歌者秦青也然昔之善歌者非特乎此帝嘗之咸黑周之薛譚漢之李延年唐貞元中有田順元和長慶以來有李正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以後有陳幼奇羅龐咸通中有陳彥暉鄧奉復皆得奇音號為善歌者也然所道非中德所誅非中音一於淫哇之鄭而已君子不取也梁元帝纂要曰古豔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可謂有志於雅歌矣漢明唐荆川裨編

古度曲之源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非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氏例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夔傳古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晉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其一曰於赫篇準鹿鳴聲其二曰魏魏篇準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準文王聲其四復用鹿鳴而除古代檀晉承魏氏之舊作祖宗篇準鹿鳴於皇篇準於赫邦國篇準洋洋明明篇準魏魏其章句長短聲節高下大略因乎詩之雅頌雖其平仄未必盡同而依詠之間自可諧協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風十二詩譜黃鐘清宮無射清商二調也而晉樂志有杜夔笛二其二尺二者所以奏無射二尺九者所以奏黃鐘乃知詩譜為夔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儒謂古雅四曲亡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未嘗亡耳然所謂鹿鳴用黃鐘清宮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二曲皆用黃鐘清宮起調畢曲中間逗逗曲折不出乎一均七聲之外而已非謂某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某字而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槩如此隋唐以降鄭譯諸人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俚耳高下混淆紛亂無統雅頌之音微矣獨大樂署所掌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鐘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葛覃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逗曲折不必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晉嵇康有風入松之曲唐僧

皎然擬之為五言詩今大樂雙調有風入松乃首句七言末句六言與皎然之作全不相似豈此曲可五言亦可七言乎李賀申胡于齊築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於席間裁為平調奏之今人不能也意者凡曲皆古詩樂家以其起調畢曲之字偶用一調譜之遂加觀字為曲非先定其律而後撰其辭以轉合之亦非謂此曲必入某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越調中呂皆有鬪鶴鷄正宮仙呂皆有端正好若是者不必徧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

或曰信如此說則宛詩諸俗之曲無有不可奏者而得謂之雅乎曰不然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夫人之情發而為辭假器以寫之是之謂聲聲也者精神志氣之所運貫金石昭日星感萬物通鬼神而不可掩者也故清廟之歌沖淡而莊敬關雎之什中正而和平七月質而裕三侯壯而遠易水敢死而不悔越人衰而懷慙桑中淫以蕩此非其器所能為其辭使然也近世儒者薄其事故樂章高者太文而或乖於律不及者依詠平仄卒入於俚嗚呼撰辭一事其可苟乎哉

古今樂製辭度曲不同

臣按子夏之言以聖人治定功成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為古樂以鄭衛齊宋淫溺驕頌之音為新樂鄭衛齊宋之樂與聖人之樂本同器其曲本同律也特其辭淫蕩無恥情慢不恭而又務於好聲繁節以悅人此其所以不同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雖

至於諷切時君與民同樂然古樂今樂之同異亦自可見非徒春秋戰國之時為然紉好北鄙之音師延作靡靡之樂是有周以前固有今樂矣非獨殷周古者建國禁其淫過凶慢之聲是三代以前固有今樂矣夫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居易曰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紘疎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苟徒曰今樂非古樂而不知其所以異古樂即今樂而不知其所以同幾何而不為臆說也哉

論短簫鏡歌

漢之大子雅頌黃門鼓吹者其樂章無存惟短簫鏡歌二十二曲大率敘戰陣之事然明之曰上之回巡幸之事也上陵祭祀之事也朱鷺祥瑞之事也艾如張巫山高鈞竿篇之屬則各指其事非專為戰伐也晉魏以來做漢制為之而易其名各述其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是晉魏以來短簫鏡歌即古雅頌矣雅頌何嘗亡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謂詩者所以言其心之所向也歌者所以引其言使之長也金石絲竹之聲必依循乎所求之言也五凡工尺上等字之律所以和樂之聲也歌即詠也詠即末言也宋志大樂七失其一曰歌不末言聲不依末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